

長期的異常氣候使整艘方舟似乎都心浮氣躁了起來。■■■已經換上導師替她修改的輕薄制服，即便如此，毫無舒緩跡象的豔陽和高溫依然使她叫苦連天。在悶熱的空氣中，男孩卻好像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一樣，甚至比原先的他更加沉穩了，而男孩的妹妹，即便感到疑惑，也不得不承認這比他先前「像是撞到鬼」的狀態要好得多了。

「好——熱——……」

「那就回到船艙裡去啊。」

「可是你在這裡啊。」女孩躺在甲板上僅有的一小塊陰影中，有氣無力的聲音消散在無雲的晴空之下。「所以我也要待在這裡。」

「什麼跟什麼嘛。」

羅賓回頭看了妹妹一眼，這番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讓他忍不住笑了出來，但他的注意力馬上就回到那片講好聽點是一望無際、講難聽點是什麼都沒有的大海。男孩趴在欄杆上眯起眼睛，他的視線並非真的在尋找些什麼，只是漫無目的地在海面上來回逡巡，顯然是覺得世上還有很多比盯著大海發呆更有意義的事可以做。

（可是……說不定可以看到。）

他放在欄杆上的手掌握成了拳狀。與此同時，■■■苦悶、含糊不清的嗓音從背後傳來。

「你到底在看什麼？這幾天都是這樣……」

不用回頭也知道，她鐵定是翻了個身，現在正如同大人們捕回來的死魚那樣臉朝下趴在甲板上。一陣沒有涼意的海風吹來，羅賓抽出一隻手壓住帽子，帽沿的鳥羽在陽光照射下藍得有些刺眼。

「鯨魚啊。」

「鯨……？」

女孩一骨碌地爬起身。「鯨魚？以前在繪本上看過的那個？」

「對。如果凱文那傢伙沒弄錯的話……」

根據對海洋生物相當熟悉的同伴所說，這幾天方舟將有目睹鯨魚的機會。男孩向來把凱文的話當做耳邊風——那傢伙太正經八百了，他心想——但不知為何只有「說不定能看到鯨魚」這件事被他記在了心上。妹妹三步併作兩步地來到他旁邊，盯著相同的方向看。

「鯨魚什麼時候才會來啊？」

「要是知道的話就不必這麼辛苦了。」他懶洋洋地答道。

「你這麼想看鯨魚嗎？」

「妳不是也想看嗎？」

「我想看啊，可是總覺得你……」■■■將雙手環抱在胸前，歪著頭努力思索。「你應該不是因為鯨魚很可愛才想看吧。」

若女孩曾經對生物圖鑑展現出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興趣，她就會知道鯨魚並不是繪本上那個圓滾滾的可愛模樣。

「那還用說……」羅賓的眼皮慢慢垂下，視野中的海平線也模糊了起來。他仍舊穿著有點厚度的長袖制服，被太陽曬得暖烘烘的布料讓他昏昏欲睡，更別說他的精神自旅程開始以來就一直相當緊繃，直到幾天前在那個墓園中找到了答案。

接下來是好一段時間的沉默，只有浪潮和偶爾飛過的海鳥為兄妹的聽覺帶來些許刺激。■■■看著雙胞胎哥哥的側臉，這有些微妙的寧靜讓她坐立不安了起來。有那麼一瞬間，她覺得他似乎就要隨著海風被吹散、或是像打在船身的浪花那般，不留一絲痕跡地消逝——儘管她並不真的清楚那是什麼感覺。

「羅賓，你——」

「啊——！」

吞吞吐吐的字句被男孩少有的驚呼聲打斷了。她也轉頭向大海看去，正午時分，卻見著一道深藍色的彎月倒掛在水花飛濺的雲海，數以千計、萬計的水珠化成光的粒子，繁星似地灑落在相較之下如夜一般黯淡的海面。日出月落需耗費數小時之久，而面前倉惶的月牙再次落入海中時，兩人因驚愕而睜大的眼和嘴都還來不及闔上。

「……」

兄妹幾乎是同時、用同樣的表情轉向彼此。沉默再次降臨，但卻不同於方才的尷尬空氣，一股無名的亢奮逐漸在心中升起。僅僅數秒後的世界如此地出人意料，好像一切的疑惑和徬徨都隨那輪月牙墜入了深海，而他們也不再是幾秒鐘之前的他們了——不知為何就是有這種心情。

「那個……是鯨魚嗎？」

她一愣一愣地開口，而男孩又發笑了，他笑彎了腰，連帽子也掉到了甲板上。他聽見妹妹囁嚅著「跟繪本上畫的不一樣」之類的話，想到她剛才問他為什麼想看鯨魚，其實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理由，就只是因為沒有見過罷了。鯨魚衝出的海面早已歸於平靜，若非那景象已經深深烙印在他的眼底，他恐怕不會相信此處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奇蹟吧。即便最後消逝得無影無蹤，也一定會有某些東西在過程中被留下——他覺得自己似乎把這當成是某種啟發。

羅賓撿起帽子戴在妹妹的頭上。他仍然止不住笑，簡直像是要把這段日子以來的陰霾一掃而空似地。

在離別的時刻到來前，想要一起見識更多未知的事物。既不是在黑塔、也不是在庇護所，而是在此時此刻、兩人身處的世界中。

接下來，該帶妹妹好好地研讀一下生物圖鑑了。兩人牽著手，嬌小的身影穿過甲板，消失在通往圖書室的轉角。